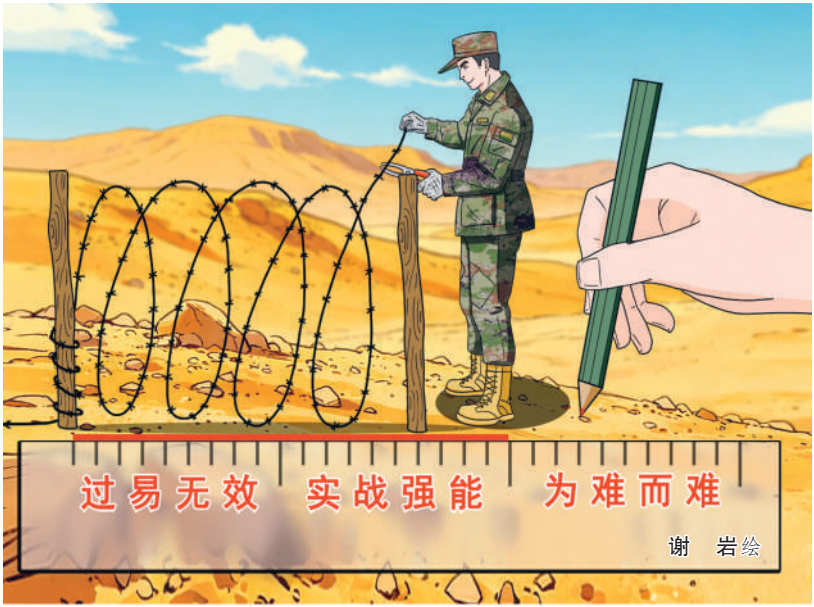


潜望镜

障碍设多长，实战说了算

■本报特约记者 宋世杰 蒋雨铨 严子昌



“连长，打不打？”

盛夏时节，第71集团军某旅组织综合战术训练。开辟通路前，红方指挥员千连长看着侦察回传的情报有些犹豫——蓝方前沿障碍纵深距离与过往相比，缩短了近三分之一。

以往，为迟滞红方进攻，蓝方设置障碍时，大多“能设多长就设多长”，当下情况颇为反常，是“疏忽”还是“圈套”？

思索片刻，千连长还是决定抓住战机：“按照预案快速破障，同时加强警戒，防止偷袭。”

因为前沿障碍纵深大幅缩短，红方工兵分队在火力掩护下，仅花费了一半的预定时间便成功开辟通路。

然而，他们刚刚完成破障，蓝方便一拥而上，实施打击。最终，红方凭借兵力优势艰难取胜，但进攻过程十分胶着，并且“伤亡”数量超出预期。

“每次进攻，破障都是个难题，怎么这次障碍变短了，进攻反而变难了？”胜利来之不易，千连长自然要好好复盘。回想战斗细节，他很快找到原因——相较以往，他们的破障时间确实缩短不少，可进入纵深后，蓝方的小股兵力从多个方向反复袭扰，火力打击也远比以往精准，导致整个进攻过程，他们一直难以掌握战斗节奏。

“此次对抗，我们根据实际兵力设置障碍。虽然障碍距离缩短，但也因此有了更多兵力投入到后续对抗之中。”与蓝方指挥员尹连长交流时，对方的话验证了千连长的猜想，尹连长坦言，这种观念的转变，源于此前的一场“胜仗”。

那次对抗训练，蓝方提前构筑防御工事，在红方进攻正面设置了近5公里长的障碍。这一做法“成效显著”，直到训练结束，红方还苦于破障，根本无暇顾及后续任务。

然而，这场“胜利”在复盘会上却引来颇多质疑：“真实战场上，真的有条件构筑这么大规模的障碍吗？”“不能忽略实际走极端，为了设难而设难”……多次参加导调工作的杨参谋更是一针见

血指出问题关键：“战场无规则，但有些作战原则是不能违背的。”

他举例说明，比如红方进攻正面距离应由红方进攻力量来决定，一般不会用一个连的兵力来进攻一个营的防守正面；再如蓝方受制于兵力、时间、地形等因素，障碍设置必须与火力配系、兵力部署、地形特点紧密结合，形成有机整体，绝非单一追求距离长短……

“障碍的长短需要综合考量多种因素，盲目追求‘漫无边际’，看似‘从难从严’，实则已经违背实战要求。”该旅作训科科长的话，让尹连长至今记忆犹新。

“作为‘磨刀石’，我们设难的前提，是要最大限度模拟‘敌军’真实情况。设难的目的，是帮助红方发现短板、提升能力。如果为了所谓的‘胜利’忽略实际，盲目设置一些真实作战中很少出现的情况，就成了舍本逐末。”尹连长坦言，那次经历让他们重新审视自身职责。

此后，他们定期组织战术推演和战例研讨，严格按照兵力实际进行模拟，不搞“为设难而设难”的“超纲题”；坚持从红方能力短板出发反推训练课题，把“红方缺什么就练什么”作为对抗设计出发点，减少脱离实战的无效难度；探索“红蓝互换”训练方式，在角色转换中深化对“磨刀石”职能的理解，培养一批懂对手、懂打仗的“明白人”。

“此次演练，红方破障时间较以往大大缩短，但在指挥控制、战场感知、战术协同等方面的短板暴露得更加充分。”回顾这场“战斗”，尹连长的言语中带着几分“虽败犹荣”，“未来战场上，这些都可能是决定胜负的关键。帮助红方提前发现问题，才是属于我们的‘胜利’。”

该旅领导告诉记者，对抗训练，障碍应该设置多长，这个问题没有明确答案，而比这个答案更加重要的是，该旅官兵由此引发的思考与讨论——蓝方这块“磨刀石”，该如何“磨”出红方战斗力？

| 短评

从难从严需有“据”

■杨 猛

过往，部分蓝方指挥员很容易陷入“障碍越长越好”的误区。事实上，障碍长短并不完全等同于对抗难易——将障碍设长，是为了迟滞“敌”进攻节奏，以空间换时间；将障碍缩短，则是为了兵力后置、诱“敌”深入，通过收缩防线与“敌”展开周旋，两者没有绝对的优劣之分。

要清楚认识到，“从难从严”设置对抗条件的基本前提，是对标实战。从难从严需有“据”，这个“据”就是实战这把“标尺”。如果为了“难住”红方，设置出真实战场上几乎不可能出现的极端情况，便成了脱离实战、“为难而难”，偏离了帮助红方检验战法、锤炼能力的根本目的。第71集团军某旅蓝方在训练中

缩短障碍纵深距离的可贵之处，正在于打破“为难而难”的思维定式。

比回答“障碍设多长”更重要的，是将实战思维转化为可知可感的作战行动。随着实战实训的要求越来越高，各级必须时刻用实战标尺衡量训练细节，切实认清训练胜负不是终点，打一仗进一步才是最终目的。



近日，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开展飞行训练。图为机务人员检查飞机。 曲 笛摄

军营“快闪”

这几天，科长休假，科里另一名同志前往基层检查，恰好有几项比较紧急的工作需要立即向闫政委请示，任务便落在了我身上。

闫政委来旅里任职时间不长，此前我和他的交流不多，但听其他同志说，这位领导工作标准高、要求严，尤其是抓机关作风从不含糊。所以，站在他的办公室门口，我先是检查了自己的着装，又在脑海里“预演”了一遍汇报情况，才清了清嗓子，有些忐忑地敲门。

“报告！”“请进！”

“首长好，我是宣传科干事韦祝业，科里近期有几项工作，需要向您请示……”推开门，我走到闫政委桌前，准备开始汇报。没承想，话刚开头就被打断，闫政委指着办公桌前一把椅子说：“来，坐下说。”

从当排长开始，进领导办公室汇报

工作都是站着说、说完走，这“坐下说”还是头一回，我连忙推拒：“没事，首长，我站着说就行。”

闫政委笑着冲我招了招手：“你站着说，我还得抬头看你，咱们坐下来才好研究事儿。”

带些玩笑的话让人心头发热，我连忙坐了下来，手里的材料也放到了桌上。闫政委顺势拿过，一边翻看一边问道：“战士们挺期待修整篮球场的，这个事什么时候能落实？”

“正在推进。预计5月——不，6月底能到位。”

“怎么有点犹豫？有什么问题？”

如果是以前，我一准回答“没问题”，可这会儿身下的椅子似乎有什么魔力，让我不由自主地放松下来，顺口说出实情：“真正干起来其实很快，问题是迟迟找不到商家。”

“太难了！咱们经费有限，可好几户商家估算人工和路费成本，觉得划不来、要加价，任我们磨破嘴皮也不松口……”

话匣子一打开，就好像停不下来，我

说到一半才惊觉自己竟在对着闫政委发牢骚，于是赶忙止住话头。

然而，我发现闫政委的脸上没有一丝不耐烦，反而好像因为我突然噤声有些不解：“继续讲啊，怎么不说了？”我回过神来，连忙继续说了下去。

闫政委边听边凝眉思索，少顷问道：“实在不行，咱们能不能自己干？”官兵中间有没有懂修整室外篮球场的？”

“自己干……”闫政委的提议让我眼前一亮，“对啊！完全可以把物资拉过去自己干，修理连吴班长去年就带队整修了旅部营区篮球场！”

看着我兴奋的样子，闫政委笑着向椅背靠了靠，“是嘛，办法总比困难多。”

“是，保证完成任务！”令人困扰多时的问题有了解决方案，我顿时干劲十足，忍不住拍着胸口保证。

离开办公室时，恰好组织科王干事前来汇报工作。他进去后径直坐在了我刚坐过的椅子上，随后把一沓材料摊在闫政委面前，动作十分自然。我随即大步离开，准备落实接下来的工作。



| Mark 军营

初夏时节，信息支援部队工程大学通信士官学校开展军营运动会。图为拔河比赛现场。

李凯峰摄

留队，等待下一个雪夜

■新疆军区某旅某连军士 沈 坤

兵说兵事

中国新闻名专栏

今年春天，我成为一名军士，开启新的军旅篇章。如果能和过去的自己对话，他一定很难相信我会选择留在部队，更难相信一度被列为“重点关注对象”的我，竟然真的留下来了。

与怀揣理想抱负来到军营的战友不同，我报名参军更像是“一时冲动”——那年，学校大屏幕上播放征兵宣传片时我恰好路过，因为觉得“当兵真帅”，和同学“话赶话”相互撺掇，就报了名。

所以，直到穿着迷彩服坐上火车，我都是懵懵懂懂“跟着大部队走”。下连后的首次座谈会上，大家聊起自己的目标侃侃而谈，我才突然意识到，似乎只有自己是“走一步、看一步”。

回想入伍后的经历，严格的条令条例、辛苦的军事训练，好不容易有些休息时间，还要打扫卫生、出公差……这样的生活，和征兵宣传片中的热血场景大相径庭，我感觉自己像一只晕头转向的陀螺，每天都很忙，但不知在忙什么。

正当我感到迷茫、觉得什么都“没有意义”时，赵指导员让我负责绘制连队板报。

起初，听着大家对板报的好评，我确实感到自己得到了一定认可，似乎找到了努力的方向。但没过多久，我又开始

迷茫——如果我的目标是画画，为什么要参军呢？

于是，我又变回了此前的样子……在我以为自己就会这样耗到退役时，赵指导员告诉我们，要上高原了。

出发前，班长剡珂在和我谈心时欲言又止：“上高原后，你要一直跟在我身边。”

对于这样的“关照”，我并不意外，也没什么触动。只是上高原后，看着同年兵在锻炼中一点点成长进步时，我心里会有一丝羡慕。

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去，直到一个雪夜——

那一夜，大风卷雪，敲得窗户喀嗒作响。赵指导员突然冲进房间：“线路故障，指挥所失联，需要立即抢修！”剡班长猛地站起，急得挠头：“大家在各个点位值班，人手不够！”

“那就咱仨去，小沈，你去拿备用光缆，剡班长去找工具箱！”突然被点名，我有些愣神，剡班长也有些迟疑，但赵指导员只留下一个字，就跑了出去——“快！”

越野车一路轰鸣，冲进能见度不足5米的雪幕。到达故障区域，赵指导员没有让我下车：“我们下去找断点，发现之后你把光缆和工具箱送过来。”我点了点头，抱着备用光缆坐在车里。

海拔5100米的寒夜，室外滴水成冰。就着昏黄车灯，我看见赵指导员与剡班长的眉毛和帽檐很快挂满冰霜。

挖开冻土、回埋光缆……一次次下

车探寻，又一次次回到车上取暖。他们脱下手套活动时，我看见他们的双手红得发紫。

“指导员，我也下去！”当越野车再次停下时，我想跟着下车。赵指导员却一把将我按了回去：“你不会找断点，外面冷，干站着你受不住，在这儿等着！”

隔着车窗，看着风雪中的身影，那一刻，我的心里突然涌出强烈的不甘和后悔——如果在俱乐部里“磨洋工”的时间少一点、训练时更认真努力一点、对待各种工作更加积极一点，这个时候，我也许就不是只能坐在车里的“观众”。

那一刻，我心里只有一个念头：我想下车，我想抢修。

近两个小时后，赵指导员和剡班长找到了断点，我匆匆下车送东西，随后立即被他们赶回车上。

回到营区之后，之前那些迷茫困惑仿佛一扫而空，不论日常训练还是公差勤务，只要需要我做，我就全力以赴，而不是纠结于“有什么意义”“为什么要做”。

我的转变获得了大家的认可，赵指导员也鼓励我保持这个状态。我却觉得受之有愧——这里的每一名战友都是这样做的。为了不辜负大家的信任，我在随后的工作训练中更加努力。

去年底，我被评为“四有”优秀士兵。递交留队申请时，我告诉指导员：“我想继续站在高原、留在这支队伍里，时刻为下一个雪夜的到来作准备。”

（梁磊、魏旭凯整理）